

爱与恨的边界

彭荆风

47.5
3=2



爱与恨的边界

彭荆风



云南人民出版社

爱与恨的边界（中篇小说）

彭荆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七二一六工厂印刷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1980年8月第一版

印张：4.5

字数：92,300

1983年5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印数：20,741—28,740

统一书号：10116 945

定价：0.38元

内 容 提 要

《爱与恨的边界》是一部描写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争的中篇小说。

小说写了我边防军在累受侵扰，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越过藤条河奋起还击的几次激烈战斗，塑造了我军指战员章冲、乔大山、章虎、文彬等人的英雄形象，热情歌颂了我国军民在这场正义战争中的英勇事迹；也写了我傣族姑娘小藤和越南青年阿高的爱情关系。

小说构思新颖，文笔简练，风格明快，有浓郁的边疆特色，适宜于广大青年和文学爱好者阅读。

封面设计：刘绍荟

责任编辑：唐振华

序《爱与恨的边界》

冯 牧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这里有着丰饶深厚的生活矿藏，这里有着绚丽多彩的自然风光，这里也是一片哺育作家成长的肥土沃壤。

在我国为数不多的长期生活在云南边防和兄弟民族地区、以反映边地人民生活为己任的作家当中，彭荆风同志是勤奋多产、成绩昭著，值得称道的一个。在他参加革命的三十多年当中，虽然有二十年时间身处逆境，有十八年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但，他的心，始终是同边疆的兄弟民族紧密连在一起。他仍然随时利用一切可能得到的机会，不断地深入到边疆各兄弟民族聚居的村寨和边防部队的营房去生活，足迹遍及云贵高原。艰苦而又特异的生活经历，也给了他的创作以令人瞩目的生活色彩。

他的长篇小说《鹿衔草》，以及许多短篇如《驿路梨花》、《红统裙》、《紫纱巾》等，写得很有特色。正如一位评论工作者所指出的：“这里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改革，都会在作者的小说中找到形象的记录；这里美丽的自然景色，都在作者的小说中留下了迷人的描绘；这里兄弟民族的特有的奇习异趣都象风俗画一样载入了作者的小说中。”这一评价，是符合彭荆风同志的创作实际的。

彭荆风同志在解放战争后期参军，随部队转战西南边疆。他不仅熟悉兄弟民族生活，也熟悉守卫边防的部队。一九五四年春天，我曾经和一批青年作者（他们中有的后来成为卓有成就的知名作家）到西双版纳和阿佤山区去访问和体验生活，共同探讨反映边疆斗争生活的经验。那时，荆风同志在地处国境线上的一个英雄连队中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生活和工作。我们亲眼看到他和边地军民在斗争生活和思想感情上是怎样打成一片、血肉相连的。那时，他并没有满足于深入生活实践，在斗争中改造思想和世界观这样一个单纯目的。可以看得出来，他同战士们一同巡逻、放哨、伏击、一同进行战斗的同时，已经在思考着和学习着如何从生活中捕捉生活火花，并把它化为艺术形象的能力。他不负众望，在不久的时间中就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活，而且连续创作和发表了一些富有边地色彩的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我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当我看到他的也许是第一篇引人瞩目的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发表后，所引起的喜悦心情。以后，他不幸身处困境达二十多年之久，但，我听到的同时也相信这位对于生活和艺术有着一种执着而顽强的信念的作家决不会停止他对于创作的劳动的探索的。果然，当他重新又获得创作权利以后，他就立即进入了一个文思泉涌的精神境界。值得人高兴的是，他对于自己早已选定的艺术道路并没有改变，他依然不失本色地保持着和边疆军民的那种血肉相连、忧乐与共的精神，并且连续创作出了许多引人入胜的作品来。这些作品，同他过去的作品的一个共同特色是，在他时隔二十几年之后的笔下的边疆人民和边防战士的形象，依然保持发自内心的纯朴的真情实意。而要作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

“旁观者”所可能具有的，而是一个“当事者”才可能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

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彭荆风和突击部队一起到了前线，一手执枪、一手执笔，同边防战士一起行军、一起战斗，一起度过了那些令人激动感奋的日日夜夜。部队刚撤回边境，他就满怀战斗的激情，进行创作。由于日夜工作，疲劳过度，心脏病严重发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抱病写作，在战斗结束后的四个多月内，就写出了一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保卫祖国热情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容量较大的中篇小说《爱与恨的边界》。

有的同志曾说：迄今为止，用容量较大的中篇小说的形式反映这场难忘的战斗的，就情节的引人入胜，背景的广阔逼真，以及人物的生动可信而言，《爱与恨的边界》是一篇值得推许的成功之作。这是一篇“由爱与恨交织成的小说。”这一评价，应该说是并不过分的。

这部中篇小说中所塑造的团长章冲、班长乔大山、傣族少女小藤、越南归侨徐小雁等，都是形象生动，富有个性的人物。他们身上，体现了我们时代的新人的光彩。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标志着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繁荣程度的主要标志，首先恐怕不在于作品的数量，而在于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的深刻性和战斗性。”

《爱与恨的边界》所以能赢得读者的欢迎，初版印行后，很快销售一空，恐怕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是一本写得有生活、有激情、有色彩的书。这是一幅真实动人地描绘了边防部队英勇献身、保卫疆土的绚丽的战斗画卷。

当然，这部小说也并非十全十美，从全书来看，匆忙着笔的痕迹仍在，有些人物还可写得更深刻，故事情节也还可以更加从容地展开。这正如荆风同志自己在《后记》中所说的：“这场战争时间短，范围小。我又由于等待冤案平反，在战争后期才匆匆赶到战地。感受有限，写作过程也就深感‘营养’不足。”但是，即使如此，彭荆风同志热爱人民军队、热爱边地人民的感情仍然可以说是跃然纸上，这对一部在匆忙的战斗环境中写成的作品来说，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趁《爱与恨的边界》再版之际，写下这几句感言以为序

1982年9月

一辆满布尘土的小越野车，在红河岸边的山间公路上飞速奔驰着。公路是从哀牢山以南的支脉中横越过去，山是这么高，这么陡，白茫茫的云雾从山的肩头擦过去，在山的腰间浮沉着。小越野车不断穿云出雾，上下爬行。这条修筑于二十年前的简陋公路，这些年，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国家经济建设停滞，并没有多大改进，也就仍然象从前初创时期那样陡，那么窄，那么曲折多弯。年轻而又性急的驾驶员，不得不时常来个急刹车，以免和迎面开来的车辆相撞。小车前座上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军人。他矮小瘦弱，饱经风霜的脸上时常会露出一一种沉思的神色。他是准备去边防××团到职的政委蒋明。

公路上正军运繁忙。拉着全副武装士兵的军用卡车，披着绿色伪装网的炮车、坦克，越过红河轰隆隆地向南奔去。沉重的车轮辗过那久旱不雨的干燥土地，扬起了遮天蔽日的灰尘，把这条公路也变成了一条灰雾迷濛的长龙，道路两旁那红的杜鹃花、白的素馨花、绿的仙人掌、以及那些芭蕉林、橡胶林全都失去了本来颜色，披上了一身灰黄军装，好象也在整装待命，迎接那即将到来的战争！

在公路旁一棵枝叶繁茂的大青树下，停着几辆小车，围

着一群背长枪、佩短枪的军人，蒋明刚把头贴近车窗向外望了一下，一个熟悉的声音就大喊了起来：“喂！老伙计快下来！”

蒋明的小车嘎然一声停住，他跳下车一看，原来是他的老战友章冲。他还没来得及说话，章冲那双粗大的手已经紧紧抱住了他，接着又是象从前那样，大拳头狠狠地在他背上亲热地擂开了，一边捶打着，一边笑呵呵地道：“这可是狭路相逢，十年不通音讯，又碰到一起了。昨天我就接到通知，说你要去××团！”

“是呀！是呀！”蒋明被章冲捶得又痛又高兴，挤眉弄眼地说：“老伙计，你轻一点好不？手还是那么重。”

“好。咱们互相介绍一下吧！”章冲笑呵呵地立正敬了个礼：“新任××团团长章冲！”

“好，好！”蒋明笑着抱住章冲那宽大的肩膀道：“领导叫我来××团，我当时还发愁没有熟人，后来听说，你这个章冲在，我就放心了。打起仗来，我可以跟着冲了！”

“对、对，咱们文武配合，把那些背信弃义的家伙冲个稀里哗啦！”章冲又豪爽地大笑了起来，“走，咱们边走边聊。”他拉着蒋明坐进了他的小车，两人并肩坐在后座上。车子开动了，他又亲热地仔细打量着蒋明，说道：“听说，你被林彪、

‘四人帮’整得很惨。我一直为你担心呢！还好，你身体没有垮！”

“你怎么样？比我好吧！”蒋明问他。

“好不了多少，‘炮校’、‘航校’都进过了。”

所谓“炮校”是挨批、挨轰；“航校”是挨斗时坐所谓“喷气

式”。想到这个打了半辈子仗的军事干部也会有这种遭遇，蒋明忍不住凄然苦笑了一下。

章冲燃起一根香烟，狠狠吸了几口，继续说道：“开头是轰我单纯军事观点，不突出他们那个‘政治’；可把我气坏了，我们当军事指挥员的不抓军事抓什么？靠他们吹牛皮，能把敌人吹走？我就和他们辩论。这可惹火了他们，反而给我扣了一大堆帽子，什么走资派罗，什么反党乱军罗！咳，真是帽子满天飞。帽子能压服人？我指着他们大骂，“放你妈的屁！反动派都是老子们流血流汗打垮的，老子会是走资派？老子十六岁参军，跟着党打了几十年仗，会反党乱军？你们别打着红旗反红旗了！”

蒋明想起老章平日那受不了半点冤枉气的犟脾气，苦笑道：“难怪你会进了‘炮校’，又进‘航校’。”

章冲笑道：“他们就是把老子送进地狱，老子也不会向他们低头。斗不下我来，他们就叫我靠边站，先是五七干校，后是招待所，一住好多年。我也不想和他们一起干，乐得在家养病。小病大养，养来养去，真的养出了病，又是关节炎，又是高血压……”

蒋明说：“主要是心情不愉快，才会憋出一身病。”

章冲点了点头：“是这样。从前战争的时候，那么苦，我也没啥病，一闲，还闲出病来了。”

“现在是谁叫你来××团的？”蒋明问他。

“那还会有谁，还不是老头。”

他指的老头，是他们从前的老团长，如今这个部队的副军长。

“老头把我叫去。说，小章呀！还在闹情绪吗？”说到这里，章冲摸着自己那浓黑的胡子茬笑了起来：“这老头，真有意思，我都五十过头的人了，他还叫我小章。”

坐在前边的小参谋，不敢回头，却和驾驶员使着眼色，暗暗笑着。

蒋明微笑道：“从前我们叫他老头的时候，他也不过三十来岁，只是，我们看见他比我们年岁大，又长了几根胡子，其实，那时，他还不是老头呢！”

章冲又大笑了起来：“哈哈，是这样，是这样。有次我们俩边走边说他的事，一口一声一个老头，被他在背后听见了，还狠狠训了我们一台。其实，那时候老头还没娶媳妇呢！后来我才明白，老头是怕我们把他这个老头绰号喊出去了，会把他正恋爱着的对象喊吹了呢！”

坐在前边的驾驶员和年轻参谋再也忍不住了，前仰后合地放声大笑了起来。

章冲在小驾驶员脖子上轻轻拍了一下：“笑什么？注意来车！”

迎面一辆大卡车象头大熊似的直冲过来，驾驶员的方向盘转得快，这才没撞上。

章冲又说道：“老头对我说，要打仗了，快回部队去吧！我也知道老头这些年挨够了整，心想，你都能把个人的委屈搁在一边，我还有什么计较的。就说：老首长，你下命令吧！叫我往那里打，我就往那里打！就这样，我来了××团。临走时，我对老头说，别的要求没有，可得给我配个好政委。这些年，我可被那些只会上纲，不会干活的空谈政治家整怕

了。老头说，去，去，会给你一个好政委。后来，听说是你，我可高兴了。”

蒋明听了只是微微地笑，他知道章冲说的是真情，章冲的性格就是这样干脆，特别是如今祖国的领土受到侵犯，民族的尊严受到凌辱的时刻，他更是会把个人的委屈和恩怨抛在一边。

车子在狭窄而又多弯的简陋公路上颠簸得很厉害，他们时常会被震得从座位上窜起来。章冲紧紧抓住前边的扶手，又说道：“接受了任务，我才知道，这××团名为一个团，实际是有名无实，只是一个加强营，一切还得重新组建。”

“我也听说了。怎么会这样？”蒋明离开这南线多年，难以理解这种情况。

“从前，这一线是有边无防，说越南是什么同志加兄弟，不要防守，好多团队都是抽得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你看看这条公路，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是这烂样子，打起仗来适应吗？”

蒋明想起过去极左路线横行的许多事，不由得叹了口气：“是呀！这是个教训。”

章冲悻悻地道：“教训。更大的教训还在后头呢！”

蒋明记得从前就在这条公路上，运出了许多物资到越南，从武器弹药到吃穿用的，哪样不是由中国人民节衣缩食供给的，为什么如今他们会这样背信弃义，以友为敌？当他把这种想法说出来时，章冲也摇了摇头，道：“从常情来说，实在是叫人难以理解。到前边去看吧！一接触实际，好多事就明白了！”

说到这里，章冲见年轻参谋和驾驶员听他们说话又入了

迷，朝放慢了小车速度的小驾驶员脖子上轻轻拍了一下，“开快点！”

二

过了红河，又是爬大山。小车上坡比下坡还窜得猛。在经过一个三岔路口时，坐在前边的参谋，回过头来向章冲和蒋明报告道：“一号、二号，从这左边小道拐进去就是我们团部了。”

章冲向外看了看，说：“停一下。”

他们下了车，章冲指着两棵老榕树对蒋明道：“这一仗打好了，将来，在这里建个凯旋门到很合适。”

也不知道是几十年前，谁在这路口两边各种了两棵大榕树，如今，枝叶繁茂，古藤低垂，相互挤拢在一起，形成了一座天然的拱门。只要在树上挂上一幅横条，扎上些彩灯，就会比真正的牌坊还要好看。如今，乘车的、步行的战士，正不断通过树下往前走。

上阵的战士对于凯旋二字，总是特别亲切。队伍里好多人听见章冲这么说，也边走边用眼睛望着这两棵大树。布满了汗和灰土的脸上也闪现着光彩。

这些都被章冲看进了眼里，他说道：“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你看，我们的战士都充满了信心呢！”

蒋明道：“是这样。听说在边境上的部队受够了越方的气，早就摩拳擦掌了。”

“这两天，边境情况怎么样？”章冲问参谋。

“经常向我们扫射，还偷偷越境来埋竹签、地雷、绑架边民。”

章冲看了看表，见才三点多钟，就说：“走，先去前边看看。”

他们的汽车径直奔向了藤条江边。

这二十多公里，小车不过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随同章冲的参谋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他见团长，政委要往国界边上走，就坐着另外一张小车飞速地奔在最前头。等章冲他们的车子驰进一片芭蕉林时，他已和守卫前哨的一连长带着人在那里等候他们了。

这时候，蒋明才看清楚，参谋是个身材略瘦，脸色微黑的二十七、八岁青年，有着一双明亮而深邃的眼睛，好象两孔智慧的泉水在轻轻向外冒。那个连长却身高体粗，红里透黑的脸上显露出一种朴实、单纯的神色。

连长急步迎了上来，一边敬礼，一边象要拦阻章冲和蒋明再往前走似的，急促地说道：“首长，你、你们怎么来前边了？这一带不安全。”

他的话还没说完，对门山头上就“吧吧”响了几枪。

参谋赶紧说：“没有发现我们，是越军乱放枪。”

章冲也不理会这些，紧握着年轻连长的手问道：“是一连长么？叫什么名字？”

“章虎。”

“也姓章？好，五百年前我们就是一家子。多少岁？哪

年的兵？”他一边往前走，一边问。

“二十五岁，七〇年入伍。”

“结婚没有？”

这年轻连长红着脸摇了摇头。

章冲在他肩上亲切地拍了一下：“有对象没有？打完仗找一个吧！”

连长还是红着脸不说话。那参谋却轻轻捅了一下这连长的腰，悄声说了句：“恭喜，有保证了。”

连长和参谋是老熟人，本来要回敬一下，见走在章冲后边的政委蒋明正望着他们，又红着脸没有作声。蒋明不禁笑了起来。故意把脚步放慢，问参谋：“你叫什么名字？”

参谋用纯正的贵州口音回答：“孙小祥。”

蒋明的脑子里立即闪过了一个熟悉的脸孔，再仔细看看这年轻的参谋，果然有点相似，就问道：“你爸爸是孙天祥？”

参谋那聪明的眼睛欢快地闪动了一下：“是。”

蒋明说：“解放战争时，他是个闻名全兵团的好参谋。”

孙小祥笑了笑：“爸爸也以此为骄傲，要我接他的班，也做个好参谋。”

“行么？”

“我在努力！”

章冲回过头来道：“好，这次打仗看你的了！”

孙小祥并不羞惧，而是把手举到帽沿向章冲行了个礼，表示他不会辜负团长的希望。

这使章冲很满意，得意地对蒋明笑了笑。他的意思是：怎么样，我们团这些年轻干部还可以吧！

连长章虎从后山的小路把章冲他们引进了一个挖在山顶上的交通壕。硬是把团长、政委推进了一个掩体内。

从山上向下望去，周围的村寨，蜿蜒闪着银光的藤条河，河上的钢筋水泥大桥，以及对面越方的兵营、边防检查所，也全部历历在目。

桥的两头站着各自的哨兵，只是越方那边不仅桥头多了工事掩体，桥上还横七竖八的布满了一层层的铁丝网、锯马桩。

章冲接过警卫员递过来的望远镜，朝桥头仔细看了看，眉头皱得紧紧的，向蒋明指了指大桥和桥那边的公路，说道：“我们费尽辛苦给他们修了桥、筑了路，支援他们打败了法国、美国侵略者，如今他们却反目成仇，把我们当成头号敌人，枪口指向我们。真不是东西！”

蒋明接过望远镜向桥头望去。那用中文、越文写的“中越友谊大桥”几个大字还很清楚。当年、修筑这条公路和大桥时，他曾来过这边防连工作。亲眼看见过我国拿出最好的钢筋水泥、以及自己国内都舍不得用的筑路机械，派出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几十万民工，自带粮食、行李，费了几年时间，修起了这条路，然后又从这条公路上给他们运去了枪炮弹药，粮食布匹。他还记得，当时驻守边境的一个越军中尉屯长，曾流着泪说过：“我们世代也不会忘记中国人民的友谊。”如今，才过了几年时间？为什么他们就这样反目成仇？这是为的什么？……

蒋明皱起了眉头陷入了沉思中，这时对岸又“哒哒哒”一梭机枪子从他们头上掠过。